

第一章 緒論

一部《紅樓夢》，歷來的闡釋是眾說紛紜、蔚為大觀的。誠如魯迅所言：

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祕事¹。

這段話如實地描述了因為讀者的思想背景不同，對《紅樓夢》的詮釋也各樣的情形。針對《紅樓夢》的豐富性，當代的紅學大師周汝昌認為這正是廣博深厚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的一種顯相，他說：

一本《紅樓夢》，有的看見了政治，有的看見了史傳，有的看見了家庭與社會，有的看見了明末遺民，有的看見了晉朝名士，有的看見了戀愛婚姻，有的看見了明心見性，有的看見了讖緯奇書，有的看見了金丹大道。正由於《紅樓夢》包孕豐富，眾人各見其一面，各自謂獨探驪珠，因此纔引發了「紅學」上的那個流派紛呈、蔚為大觀的現象。而這「包孕豐富」，就正是我所指的那個廣博深厚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的一種顯相。²

從早期的索隱派、言情說，到蔡元培主張《紅樓夢》寓有民族大義、胡適主張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兩百年來，大家對《紅樓夢》的研究興趣非但絲毫未減，近幾年，更有人從情欲的角度，來檢視《紅樓夢》所呈現的情欲觀。³

古人說「詩無達詁」，又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西方人也說「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正說明了一部著作之所以不朽，是因為他能在不同時代、不同讀者身上獲得不同的詮釋，永如新生。而我，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一個對女性處境，女性議題關注的女性讀者，在《紅樓夢》裡看到了百年前一位男性作者對女性的高度尊重與無限關愛。他雖不是女性，卻能在那個父權至上的社會中為女性發出不平之鳴。一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¹ 魯迅：《絳洞花主》小引 《魯迅全集 集外集拾遺補編》(台北：谷風，1989，台一版)，頁136。

² 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台北：東大，1989)，頁3。該書認為紅樓夢是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的具有極大的代表性的偉著，因此從「文化小說」這個角度來對這部作品的文化內涵進行深切的探討。

³ 如余國藩著，李爽學譯《重讀石頭記》(台北：麥田，2004)。

在 *On Violence* 一書中所言：

每一次的革命運動，幾乎都是由那些不為一己之利的人們所領導，並且挺身而出領導群眾的革命領袖，通常都不是受迫受害者，也非低下階層的無業遊民，相反的，他們常是一群不感受自己受迫害，受歧視，但卻無法忍受其他人受迫害、受歧視的社會精英，他們積極行動之動機，不外就是同情憐憫之心的具體發揮，或為實現正義公理而參與、主導行動。⁴

《紅樓夢》的作者，正是這樣一個發揮同情憐憫之心，實現正義公理的社會精英。他雖然不是女人，卻能同情父權社會下廣大受苦的女人；他雖然是個男人，卻異於父權社會下的霸道男人。

女性主義是在批判父權體制，並不是在反抗男人。不管男女皆可以說是父權體制的受害者，而支持女權運動者也非全是女人。許多男性不僅在爭取女性權益的努力上不遺餘力，他們也經常扮演啟蒙者的重要角色。《紅樓夢》在《金瓶梅》之後問世，作者是否有意去顛覆自古以來「女人是禍水」的偏見，提高女人被論述的意義，因為在《紅樓夢》的第一回就開宗明義的說：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比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以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親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

作者更借賈寶玉之口說出「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氣逼人」。從賈寶玉的性別認同態度上，可以看到《紅樓夢》所寓含對父權體制的叛逆意識。賈寶玉認為女性優於男性處，在於未受世俗的父權價值觀念污染，是人間美的化身，因而對女性有著高度的認同，小說中處處可見作者與理學背道而馳的思想。

胡適之認為雜記與小說都無意於偽造史料，反而有遠勝於官書的史料價值。

⁴ 引自林麗珊著《女性主義與兩性關係》(台北：女書文化，2003)，頁 221。

⁵雜記與小說除了娛樂、教育的功能外，更是時代、社會的真實反映。《紅樓夢》正是這樣一部無意於造史料，卻真實反映時代、社會的具有史料價值的小說。他刻畫了當時閨閣女性生活之梗概，表現了作者為當時婦女處境的不平之鳴。作者的確比同時代的一般人具有更進步的兩性觀。

這是筆者讀《紅樓夢》後的直覺感受。在搜尋資料的過程中，更發現歷來已有為數不少的學者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具有進步的兩性思想的作品。因此，更激發我想以現代女性主義的相關論點，來檢視《紅樓夢》所曝現的女性問題與看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雖說女權運動真正始於十八世紀的西方國家，但不表示在此之前，西方國家以外的地方對女性問題沒有較進步的先見之明。李國彤在其所著《明清之際的婦女解放思想綜述》一文中即指出：

我們雖不能否認受到西方婦女解放思想的影響，但是近代一些思想家的婦女解放思想並非完全源自西方。早期啟蒙思想為近代思想家更好地引進外來先進思想準備了思想基礎⁶。

他認為在中國開始有自覺意識(包括男女兩性)地追求男女平等，打破婦女做為「第二性」的枷鎖，提倡近代意義的婦女解放思想，是萌動於明清時期。

他更舉中國明代的李贄、馮夢龍、唐甄為例，認為這些人因本身的生活際遇促使他們看清社會的弊端，反省傳統禮教的不合理，把婦女視為受封建禮教壓

⁵ 語見陳東原先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商務，1994，台一版)的序言。作者自述在編寫中國教育史時，胡適之先生向他指示了一點方法。他說：「史料的來源不拘一格，搜採要博，辨別要精，大要以『無意於偽造史料』一語為標準。雜記與小說皆無意於造料，故其言最有史料的價值，遠勝於官書。」

⁶ 李國彤：《明清之際的婦女解放思想綜述》，收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三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160。

迫、歧視的對象，予以同情；從而拋棄理學的偏見，提出男女平等的見解。湯顯祖、李汝珍、蒲松齡、曹雪芹即以文學筆法將自己的婦女解放思想表達出來。⁷

李靜之在《略談中國女權主義思想發展階段及形成過程的特點》一文中將中國女權思想分為四階段：(一)明末清初的萌發期；(二)辛亥革命形成期；(三)民初發展期；(四)馬克思主義傳入的下落期。他也認為明末清初是中國女權思想的萌發期。他舉當時思想家的主張為例，並衡諸當時盛行的小說，指出文學家以文學筆法將自己的婦女解放思想表達出來，而曹雪芹所著之《紅樓夢》是其所舉例證之一。⁸

這樣的見解不是偶然，他們都看出了《紅樓夢》作者用一種悲憫同情的態度去呈現女性在父權社會所受到不平等對待的情形，他同時肯定女子的行止見識不在男人之下，是父權社會扼殺了女人有所作為的可能，他激賞女性又同情女性。這樣的思想勢必要引起讀者廣大的迴響，引起社會對女性問題的關注，也鼓勵大眾站出來爭取女性應有的尊嚴與權利。

詹丹也指出像《紅樓夢》這樣把眾多的女性形象集中於一書，以同情的態度寫她們悲劇性的命運，在其他作品中並不多見。他認為《紅樓夢》在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中，賈寶玉預先在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等看到的畫面和人物的判詞，都是屬於「薄命司」，並且在塑造英蓮這一形象時，已經借助「應憐」這一諧音，來暗示所有的女性悲劇。⁹

為女性的處境深感不平正是爭取兩性平等的第一步，開始質疑父權制的公平性之後，才會有對不合理制度的破壞與合理制度的建設，正如同一顆種子要萌發之後才會開花結果，但是這種覺醒不一定來自女性。

顧燕翎在《女性主義經典》的導言中就提出：

當大多數女性尚在貧窮困厄中渾沌度日的時候，對女性困境的警醒往往

⁷ 同上，頁 159。

⁸ 李靜之：《略談中國女權主義思想發展階段及形成過程的特點》，收於邱宗仁編《中國婦女與女性主義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114-121。

⁹ 詹丹：《紅樓情榜》（台北：時報，2004），頁 142。

來自少數具洞察力的男性或受到男性自由主義思想啟迪的女性。¹⁰

曹雪芹正是這樣一個具有洞察力的男性，用他的自由主義思想啟迪深受父權之害的女性。雖然作為一部章回小說，無法像議論性文體般清楚明白的標舉著作者的思想主張，但小說的感染力無疑是更大的，他喚醒大家正視女性被壓迫的事實，省思女性的相關問題。

基於有這麼多先進視《紅樓夢》為明清倡言兩性平等思想的啟蒙作品之一，萌生筆者擬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紅樓夢》中對女性問題的曝現與相關見解。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前兩章先以歷史研究法對《紅樓夢》作外緣的研究，包括二百年來《紅樓夢》主題思想研究的發展、《紅樓夢》創作的時代氛圍。時代氛圍包括：明清時代的婦女地位與生活、明清時代的婦女解放思潮，以了解《紅樓夢》產生的外緣條件，助於我們推測作者具有認同女性的思想。後三章則是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分析、整理《紅樓夢》中對女性認同的態度，包括對傳統女性悲慘處境的同情、對女性全方位的肯定與讚揚。

「女性主義」意指「為了中止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附屬地位所做的努力」。女性主義產生是肇因於人們主觀上感受到了男女不平等或女性受壓迫的事實，而企圖以行動謀求改善。並視女性受到壓制的起因是人為的、制度的，而非生物性的，才可能以人為的力量加以改變。所謂女性主義理論便是在一、描述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或女性的第二性處境。二、以女性觀點解釋其原因。雖然女性的處境

¹⁰ 顧燕翎、鄭至慧編：《女性主義經典 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北：女書文化，1999）。

有其跨越歷史時空的共同性，女性主義理論也受到主流思潮影響，在不同時代、地域、文化情境下衍生各種流派，如：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 /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近數十年來，由於社會文化和婦女處境歷經快速變遷，女性主義理論也隨之修正，加以各流派之間交互激盪，而產生混雜變貌。本研究在引用時，不限於某一種流派，而是以切合文本與否為取捨地「旁徵博引」。

本研究不錄《紅樓夢》作者家世背景，因為「紅學」的研究對原著曹雪芹的生平遭遇所知有限，對其婚姻狀況、與女性往來情形、對女性問題的思想見解，一概闕如，只能以《紅樓夢》的內容對作者的思想做推測，而其家世背景與本研究女性主義的主題無關，故不再畫蛇添足。

所採用的《紅樓夢》版本是里仁書局印行，曹雪芹 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的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校注》。迴避高鶚續書優劣的爭議，採用一百二十回本為研究的依據，是因為這是最通行普及的版本，以這樣的內容長期以來影響著無數讀者，已在讀者的內心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書中所道出的女性悲劇故事，的確也引起了讀者無限的同情與關注。已確實發揮了小說的社會功能。

第三節 眾說紛紜的《紅樓夢》主題思想

「開口不談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打從《紅樓夢》問世以來就流傳著這句話，生動地說明了《紅樓夢》流行普及的程度。《紅樓夢》的主題思想更是兩百年來紅迷們爭論不休的話題。茲將《紅樓夢》主題思想的紛歧見解依時代分類整理於後：

(一) 乾隆末年到 1840 年

從乾隆末年到 1840 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以前約五十年間，有關《紅樓

夢》的評論，較為流行的是「索隱派」和「言情說」這兩種觀點。索隱派把考據學引進了《紅樓夢》研究，他們注意的是求索書中所隱的本事，尋找言外的所指，武斷其所影射，妄加猜測附會。有的認為《紅樓夢》是記述康熙朝大學士明珠的家事，如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周春寫的《紅樓夢記》中提到：「相傳此書為納蘭太傅而作。」；有的說《紅樓夢》是康熙朝襄壯侯張勇的家事；也有說是諷刺乾隆朝大學士和珅的家事；有的說是影射康熙末年諸子奪嫡；有的則說是影射順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戀愛事蹟等等。眾說紛紜，各執一詞。言情說則把《紅樓夢》看作是一本愛情小說，認為《紅樓夢》是專寫賈寶玉和林黛玉兩人的愛情的，是「深於言情」的情書。例如：涂瀛的《紅樓夢》論贊認為寶黛的愛情是「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寶玉聖之情者也」；花月癡人《紅樓幻夢自序》則說曹雪芹寫《紅樓夢》完全是一個「情」字，「無在而不用其情」。

(二) 太平天國革命前後

到了太平天國革命前後，則有誨淫說和性理說的觀點。誨淫說一派把《紅樓夢》看作是一部「淫書」，梁恭辰《北東園筆錄》批判《紅樓夢》「啟人淫竇，導人邪機」，余治在《得一錄》中說《紅樓夢》是「誨淫之最甚者」。性理說卻又以衛道的立場，推崇《紅樓夢》是宣揚孔孟之道的「性理」的書。張新之的《妙復軒評《石頭記》》中說「《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又說：「是書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

(三) 民國前後

到了辛亥革命前後，「紅學」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特點，依著個人的不同用意，而有各樣的觀點，如以蔡元培為代表的新索隱派、陳蛻的民主說、海鳴、汪精衛主張的社會改良說、王國維的解脫說等等。

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一書中概括地批評了以前傳統文人將《紅樓夢》歪曲為「純乎言情之作」或宣揚孔孟之道的性理書。他在《石頭記索隱》中開門見山地認為《紅樓夢》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

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¹¹

民主說則認為《紅樓夢》闡發了如盧梭所主張「天賦人權」一般的自由平等思想。陳蛻在《陳蛻庵文集 學說類》說：「《石頭記》一書，雖為小說，就其涵義，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學家、大理想家之學說，而合於大同之旨。謂為東方《民約論》猶未知盧梭能無愧色否也。」，指出《紅樓夢》的平等思想，認為在《紅樓夢》中表現了反君主專制及恨社會不平、恨家庭不平、恨男女不平、恨夫婦不平、恨奴主不平，嘆婚姻不自由、恨言論不自由 等等思想。

社會改良說更進一步的視《紅樓夢》是一部倡導社會改良的小說，認為《紅樓夢》是寫家庭婚姻問題，痛陳夫妻制度的不良。汪精衛以季新為筆名所發表的《紅樓夢》新評一文認為《紅樓夢》是中國之家庭小說，是寫家庭組織的專制的流毒。因此，他把變更家庭組織說成是最根本的問題，竭力鼓吹「家庭組織改良」。

直到王國維一出，更本於叔本華的思想和西方的美學觀點來看《紅樓夢》，認為文藝創作的任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說「《紅樓夢》一書，非徒提出此問題，又解決之者也」。¹²

(四)五四運動以後

胡適成立「新紅學」，著有《紅樓夢考證》一書，提出自傳說，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並考證《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為高鶚所補。¹³魯迅則說《紅樓夢》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¹⁴

(五)小結

從「舊紅學」到「新紅學」；從「索隱派」到「新批評」，隨著時代思想的轉變，一部《紅樓夢》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呈現了學術界百家爭鳴的熱鬧景

¹¹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彙編於《民國叢書》第二編，62(上海市：上海書店，1990)，頁 1。

¹²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彙編於《紅樓夢藝術論》(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 8。

¹³ 胡適：《紅樓夢考證》(台北：遠東，1985)，頁 32。

¹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風雲時代，1992，五版)，頁 292。

況。是《紅樓夢》的豐富性讓研究者為之癡迷投入；也是研究者的癡迷投入讓一部《紅樓夢》歷久而彌新，《紅樓夢》的不朽價值於焉確立。

第四節 《紅樓夢》兩性觀的解讀爭議

眾說紛紜的不只是《紅樓夢》主題思想的問題，隨著社會對兩性問題的關注，開始有人從兩性觀點來閱讀《紅樓夢》，對於《紅樓夢》兩性觀的解讀當然也是見仁見智、百花齊放，有人認為《紅樓夢》寓有進步的兩性平等思想，是主張婦女解放的先驅；也有人認為《紅樓夢》根本還是父權立場的思維。彼此之間各執己見，不遑相讓，茲整理歸納於下：

(一)認為《紅樓夢》呈現兩性平等的思想

在諸多《紅樓夢》的研究中，提出《紅樓夢》寓含兩性平等思想的見解屢見不鮮，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一書說：

原來在雪芹書中，他自稱的「大旨談情」，此情並非一般男女相戀之情。他借了他對一大群女子的命運的感嘆傷懷，寫了他對人與人之間應當如何相待的巨大問題。他首先提出「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這已然明示讀者：此書用意，初不在某男某女一、二人之間，而是心目所注，無比廣大。他借了男人應當如何對待女人的這一根本態度問題，抒發了人對人的關係的亟待改善的偉思弘願。因為在歷史上。女子一向受到的對待方法和態度是很不美妙的，比如像《金瓶梅》作者對婦女的態度，即是著例。假如對待女子的態度能夠有所改變，那麼人與人(不管是男對男、女對女、男女互對)的關係，定然能夠達到一個嶄新的崇高的境界。倘能如此，人生、社會、國家、世界，也就達到了一個理想的境地。

《紅樓夢》正是雪芹借了寶玉的現身說法，寫他如何為一大群女子的命運而憂傷思索。他能獨具隻眼，認識到這些女子的才貌品德，他們的幹材(如熙鳳)，她們的志氣(如探春)，她們的識量(如寶釵)，她們的高潔(如妙玉)，她們的正直(如晴雯) 都勝過掌權的鬚眉濁物不知多少。他為她們的喜

而喜，為她們的悲而悲。他設身處地，一意體貼；不惜自己，而全心為之憐憫、同情、讚嘆、悲憤。這是一種最崇高的情，沒有半點兒「邪思」雜於其間。¹⁵

周汝昌以文化小說來定位《紅樓夢》，認為作者是懷著一顆悲天憫人的仁愛精神（這種悲天憫人的襟懷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表現），借小說之筆，以男人應如何對待女人為例，來提倡人與人之間和諧理想的崇高境界。而為什麼要從男女關係著手？他認為是因為在歷史上，女子一向受到的對待方法和態度是很不美妙的。

他舉《金瓶梅》為例，認為《紅樓夢》與《金瓶梅》不同，在於作者對婦女的态度不同，前者是「設身處地，一意體貼」的「為之憐憫、同情、讚嘆、悲憤」，而後者對婦女的方法和態度是「很不美妙的」。

雖然周汝昌以他個人恢弘的氣度，崇高的理想來解讀《紅樓夢》的偉思弘願是欲改善人對人的關係，認為男人應當如何對待女人的這一根本態度的問題只是曹雪芹「借用」來抒發人對人關係的亟待改善的弘思偉願，他不應只侷限於男女互對，還包含男對男、女對女。但是《紅樓夢》對男女關係的關注、提倡男女應善意的相待卻是不爭的事實。

黃立新在《明清男女平等的社會思潮與紅樓夢》一文中指出：

《紅樓夢》的主題是博大精深的，但“使閨閣昭傳”確實是他所表現的主要內容之一。在《紅樓夢》中，曹雪芹一反傳統的“男尊女卑”的偏見，鼓吹“女清男濁”、“女尊男卑”。小說中還塑造了許多“行止見識”壓倒鬚眉的女子，大為巾幗吐氣。這些描寫的實質，是要求男女平等，期望廣大婦女能從封建禮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¹⁶

可見黃立新認為《紅樓夢》所標舉的「女清男濁」思想，塑造了許多行止見識壓倒鬚眉的女子，是作者「要求男女平等」的表現。他更進一步認為：

曹雪芹之所以在《紅樓夢》中把男女平等的問題突出地提出來，是因為在他生活的時代，這一問題已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引起廣泛的注意。¹⁷

¹⁵ 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頁 7。

¹⁶ 黃立新：《紅樓十論》（上海：復旦大學，1990），頁 45。

¹⁷ 同上，頁 45。黃立新指出《紅樓夢》中的男女平等思想，是明清要求男女平等的社會思潮影響

朱亮采也認為《紅樓夢》的內容表現出對傳統以來「男尊女卑」的否定：

賈寶玉以反對「男尊女卑」來表現對傳統的階層制度和倫理道德的否定，表現了同情被壓迫者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進步傾向。賈寶玉對傳統社會中「男尊女卑」這種極端不合理、不平等的現象，對千百年來不可動搖的傳統觀念，提出了堅決挑戰和大膽的批判。」¹⁸

嚴明在《紅樓釋夢》一書中說：

與《金瓶梅》渲染女色害人的觀點不同，《紅樓夢》旨在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觀念，宣傳女子純真聖潔的思想¹⁹。

他拿《金瓶梅》與《紅樓夢》相比，認為《金瓶梅》透過一幅幅畫面告訴讀者，女人就是誘惑，就是醜惡，就是罪惡。特別是美女，更成為吃人不吐骨頭的猛虎，而《紅樓夢》卻是透過甄賈寶玉之口說出了代表作者尊重女性、崇尚真情的人生態度。

嚴明在後來的著作《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一書中，態度更為嚴謹。他肯定《紅樓夢》對女性命運的思考，具有非常重要的倡導真情與自由的思想價值。但他卻否定《紅樓夢》是一部寓有女權思想的作品，認為《紅樓夢》是依舊是以男權的立場來審視女性命運的小說，所以《紅樓夢》中的女性人物依然走不出「第二性」的自我定位。其所依據的理由是《紅樓夢》所構築的女性世界並非是由女性統治的世界，賈寶玉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其實並不充當重要的社會角色。他指出在《紅樓夢》這部小說中，女性命運的沉浮，她們對物質生活的依存關係終究成了她們走向自由的無法逾越的羈絆²⁰。

從這段話中透露出，嚴明認為十二金釵命運的浮沉，總是與賈府大家族的興亡盛衰緊密聯繫在一起，她們對物質生活的依賴就是對男人、對父權所控制的經濟能力的依賴，以此來否定《紅樓夢》是一部闡述發揮女權思想的小說。但我認

下的產物。然而《紅樓夢》在「顯揚女子，頌其異能」以要求男女平等方面，比起他以前的同類作品來，表現得更為突出。

¹⁸ 朱亮采：《兩百年來論紅樓夢》，頁 437。

¹⁹ 嚴明：《紅樓釋夢》（台北：紅葉文化，1995），頁 39。

²⁰ 嚴明：《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台北：紅葉文化，2003），頁 52-55。

為《紅樓夢》所呈現出大觀園的消亡、十二金釵命運的悲劇並不是肇因於賈府的沒落衰頹，婚姻才是造成女性悲劇的主要原因，當女兒們一個個地出嫁，大觀園也隨之解散。

女權主義者極力反對交易性質的婚姻，並視伴隨婚姻而來煩瑣的家事和母職是一條束縛女性的沉重枷鎖。曹雪芹觀察到了父權體制下出於利益考量的不自主的婚姻為女性所帶來的不幸，以及婚後的家庭生活對女性追求心靈充實的限制，將之呈現出來。

也許誠如嚴明所批評，《紅樓夢》並沒有為女性問題尋到具體的解決辦法，但是他對父權制下女性的不幸表現出的關懷與同情，對女性各種才能的肯定，不正是女性擺脫做「第二性」的基礎嗎？我們將之視為中國女性主義思想的濫觴，肯定它在女權運動上的意義。

此外，肯定《紅樓夢》提出新婦女觀的還有袁世碩。他說：

封建傳統觀念是男尊女卑，而他【賈寶玉】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針鋒相對地提出：女尊男卑。封建道德講究名分、等級，而他卻漠然視之，不受其拘束。²¹

作者認為雖然男女不平等是封建社會裡長期普遍存在的事實，《紅樓夢》之前的某些優秀作家也曾為此鳴過不平，但是，他們大都不過是直觀地感觸到婦女們承受的痛苦，並且用文學語言表現了出來，還沒有像《紅樓夢》通過賈寶玉所表現的那樣，形成與傳統的世俗婦女觀相對立的「新的婦女觀」。袁世碩雖沒有對「新的婦女觀」做進一步的說明。但依其言推測所指應是《紅樓夢》表現出「巾幗更勝鬚眉」的意識吧！

聶鑫森、聶鑫漢更推崇賈寶玉是賈府中的女權至上論者，在所合著《紅樓夢性愛揭祕》一書中說：

在封建社會的森嚴氛圍中，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格局是誰也不可動搖的，男尊女卑素來被奉為金科玉律。但在賈府這個小社會裡，賈寶玉卻是一個

²¹ 袁世碩：《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9），頁 230。

貨真價實的女權至上論者，他同情女性、崇拜女性，謳歌女性，簡直是不遺餘力，而對於鬚眉濁物的男子，鄙夷、厭惡、痛恨，並為自己身在男子行列而深以為恥。寶玉這些思想頗有點「民主」意味，豈但是鼓吹男女平等，而是疾呼女尊男卑了，可說是對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信條，一種最為徹底的叛逆！²²

以上所列著作，周汝昌是以中華文化的宏觀來研究《紅樓夢》，認為《紅樓夢》體現了中華文化中仁愛的襟懷；黃立新著眼於明清主張男女平等的社會思潮與《紅樓夢》的關係；朱亮采則是從社會階級的角度來肯定《紅樓夢》對傳統觀念的突破，其他如嚴明、袁世碩、聶鑫森、聶鑫漢等，他們都不是專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對《紅樓夢》進行研究，他們對於《紅樓夢》表現了男女平等思想的想法，只不過是在其各自主題外的順帶一提，所以只道其然，而未言其所以然。

專文討論《紅樓夢》所表現的男女平等思想或以女性主義批評《紅樓夢》的也為數不少，如耿光華，他指出《紅樓夢》是：

通過這女性群體，揭示出封建社會各階級婦女被摧殘、被毀滅的悲慘命運，探究了她們悲劇命運的緣由，歌頌了她們不滿現實的反抗、叛逆和對自由平等生活的嚮往和追求，賦予她們一種具有近代色彩的人性美，因此也顯示出人性覺醒的意味，他認為賈寶玉的女兒觀並非是單純的異性吸引所產生的，而是對男尊女卑等綱常名教合理抗議的產物，是一種超越了兒女私情的界限，而表現了尊重、體貼、至愛、平等相待的新的感情境界，具有新民主主義人道精神的新內容，吹拂著人性覺醒的青春氣息。²³

從這一段文字看來，耿光華認為《紅樓夢》的內容標示著人性的覺醒，這種覺醒就是對傳統以來男尊女卑的反抗，與對男女平等的追求，而這種還女人以做人尊嚴的呼告，正切合女權主義者所提倡「先做人，再做女人」的主張。

另外，王引萍則針對《三言》與《紅樓夢》兩書都塑造了眾多的女性形象，並且從多種角度，描繪了封建社會中婦女的生活和命運，敏銳地發現和反映了女性身上所存在的優良品質的共通性，比較兩書在婦女主題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從而得出《三言》對《紅樓夢》有所啟發與影響的結論。他認為曹雪芹和馮夢龍一

²² 聶鑫森、聶鑫漢：《紅樓夢性愛揭祕》（台北：宇河文化，1995），頁42。

²³ 耿光華：人性的覺醒——論賈寶玉的“女兒觀”《張家口師專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4）。

樣，其創作熱情，也是被女性的深受封建禮教壓抑埋沒的才智和美德所激發起來的。²⁴

王引萍此文意在比較《三言》和《紅樓夢》在婦女主題的表現，來說明《三言》和《紅樓夢》的關係。他雖然沒有直指《紅樓夢》具有進步的女權思想，但他也看到了《紅樓夢》描繪封建社會中婦女的生活命運和反映婦女的優良品質這一主題，他所指的封建禮教，其實就是父權所用以束縛女性的枷鎖，囚禁婦女的牢籠。這種對父權制的否定，正是爭取兩性平等的先備條件，女人要先自我肯定且感受到應有的權利被剝奪、身心受迫害，才會起而爭取為人的尊嚴與權利，這是女權運動的必要歷程。

直接指出女權問題是《紅樓夢》的主題的是湯龍發，他表示了對主張《紅樓夢》的主題是乾嘉時代的真人真事及反封建科舉制度、貴族大家庭的沒落、男女個性解放這兩種看法的反對，而認為《紅樓夢》的主題內容是反對男權制對婦女的壓迫和影響，提出了女權問題，他並推崇這一主題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從來沒有一部文學作品提出過的問題，而從其廣度和深度來看，就是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沒有一個作品能與之相比。²⁵

湯龍發舉《紅樓夢》文中所寫「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第13回為例，視之為對男子治國的否定，認為大觀園是女性掌權的「母系」家庭的縮影。姑且不論湯龍發先生對《紅樓夢》的評價是否過譽，但我們的確和他一樣，感受到曹雪芹筆下賈府的男子都是庸碌無能之輩，或貪贓枉法者，女子則有治國齊家之才的看法。

湯龍發此文是以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觀點來批評，故在文末，他提出婦女要走出家庭，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當個體家庭不再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時，婦女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認為曹雪芹由於時代的局限，不能認識到這一點。

社會主義的思想為啟發女性主義者爭取經濟自主的確做出了貢獻，但社會主

²⁴ 王引萍：《三言》與《紅樓夢》婦女主題之比較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94)。

²⁵ 湯龍發：女權問題是《紅樓夢》的主題 《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23卷，1994年6月)。

義女性主義後來又受到某些修正，僅以此來批評，仍有其侷限性。

翁禮明則以《紅樓夢》源於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原型，詮釋《紅樓夢》的真實題旨是以倡言女性至上的女性主義來反抗男性中心主義，他說：

以倡言女性至上的女性主義來反抗幾千年來所形成的男性中心主義是《紅樓夢》的真實題旨所在，這一題旨源于女媧煉石補天和搏土造人的神話原型。《紅樓夢》對傳統男性中心主義和男性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反叛從以下三方面得以展開：對男性優越感實施顛覆，對男性話語實施顛覆，對男性權力結構實施顛覆。²⁶

楊明奇則認為《紅樓夢》所塑造各種女性人才的藝術典型是批判「女子有才無處用，男子才庸誤家國」的男權社會，並表達男女平等治國齊家的民主思想：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表現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就是他的“女性人才觀”。他通過成功地塑造各類栩栩如生的女性人才藝術典型，形象展示女子在各方面出眾的才華和胸襟志向、極力表達作者“巾幗才能不讓鬚眉”的思想理念，借痛悼女子人才的悲劇命運，反映“女子同樣有治國理家才能”的立場觀點，寄寓對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女子有才無處用、男子才庸誤家國”等不平等用人制度的批判意識。表達作者要求尊重、開發、使用女性人才，實行男女平等治國齊家的民主思想。²⁷

鄧偉龍則從《紅樓夢》中對男性角色的處理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進行解讀，認為男性是《紅樓夢》中的退席者，賈母、鳳姐是正位者，賈寶玉是一個性別叛逆者，進而認為曹雪芹雖非一名嚴格意義上的女性主義作家，但卻有著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一部《紅樓夢》就是一曲女性的頌歌。²⁸

李澤華認為賈寶玉形象的塑造，表現了曹雪芹對封建男權中心社會的徹底否定，是反對男尊女卑、追求男女平等觀念的強力張揚，閃耀著民主主義的光芒。他認為研究紅樓女性表現出來的個性魅力和人格品質，可以得到關於現代女性的

²⁶ 翁禮明：論《紅樓夢》的女性主義價值訴求 《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9月)。

²⁷ 楊明奇：試論《紅樓夢》的女性人才觀 《濟寧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25卷第4期，2004年8月)。

²⁸ 鄧傳龍：滿紙荒唐言，一曲女兒歌 《紅樓夢》的女性主義解讀 《邵陽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第2卷第6期，2003年)。

發展、現代女性與社會的許多啟示²⁹

謝福萱指出曹雪芹的女性觀是贊賞女性的才幹，關注女性的命運，同情女性的不幸遭遇，曹雪芹描寫女性的悲慘命運，意在喚起女性的覺醒，追求個性解放：

贊賞女性的才幹，關注女性的命運，同情女人的不幸遭遇，是曹雪芹女性觀的核心。提倡自主婚姻，倡導以共同理想為基礎的婚戀觀是曹雪芹反對男尊女卑，抨擊封建禮教的基本觀點。《紅樓夢》通過無數女性的悲慘命運，呼喚女性覺醒，期盼女性個性解放。³⁰

范鳳仙和傅守祥則從《紅樓夢》裡的人物塑造來剖析作者的「兩性同體」意識³¹。傅守祥更明言：

《紅樓夢》的不朽，不僅在於它廣闊的視野、恢宏的結構、紛繁複雜的人事，內蘊了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更在於它探索到了人格的深層結構，模糊，甚至是解構了兩性傳統的社會性別角色，捕捉到了人類的「雙性氣質」之美。這種對「雙性氣質」的深掘和表現，對「雙性氣質」魅力的由衷贊嘆，構成了曹雪芹卓越的人文情懷和文化理想，即：對真正的男女兩性平等和自由的本質意義上的追求。³²

李豔梅則從中國父權制來窺探大觀園出現、成立、至衰敗的深層文化意義。他認為《紅樓夢》的作者只不過是基於同為邊緣弱勢者，站在一個非主流的論述立場來細細描摹了一個女性的世界，在其中透顯出作者對邊緣存在的一種深刻的同情與了解。作者從《紅樓夢》裡解讀了在面對父權的壓迫時，中國不同於西方的女權運動是激烈地起而反抗、批判或顛覆父權，而是採取一種隱匿與逃避的方式³³

²⁹ 李澤華：《紅樓夢》的女性觀及對現代人的啟示 《信陽師範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5 期，2004 年 10 月)。

³⁰ 謝福萱：從賈府的女人們看曹雪芹的女性觀 《紅樓夢》人物論 《張家口師專學報》，(第 20 卷第 2 期，2004 年 4 月)。

³¹ 范鳳仙：《紅樓夢》兩性同體意識芻論 《台州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5 期，2004 年 10 月)；傅守祥 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紅樓夢》人物 試論王熙鳳和賈寶玉的「雙性氣質」 《紅樓夢學刊》，(第一輯，2005 年 1 月)。

³² 傅守祥：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紅樓夢》人物 試論王熙鳳和賈寶玉的「雙性氣質」 《紅樓夢學刊》，(第一輯，2005 年 1 月)。

³³ 李豔梅：從中國父權制看《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意義 《輔仁國文學報》，(第十二集，1996 年 8 月)。作者認為大觀園相對於父權制，可說是一個邊緣與主流的關係，在此關係中，他並

此外，歐麗娟則以林黛玉所寫之「五美吟」詩做研究分析，認為此詩申述了林黛玉自己對人生自主權的爭取，對悲劇宿命的抗告，是《紅樓夢》這部以頌揚女性價值為宗旨的小說中，一次激昂奮進的女性論述。³⁴另外，在《紅樓夢》中的「紅杏」與「紅梅」：李紈論 中又再次說《紅樓夢》是一部以彰顯女性價值為宗旨，超越、乃至顛覆父權傳統的世情小說。³⁵

侯作珍認為《紅樓夢》藉由男主角賈寶玉的性別認同態度上，寓含對父權體制的反抗意識，以大觀園女兒國作為反父權的象徵空間。³⁶

(二)反對《紅樓夢》的女權解讀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論文對於將《紅樓夢》看作是一部宣揚女權思想的見解大表不滿，如黃易以「曹雪芹是女權主義者」別論 兼及文壇批評傾斜現象審視 一文來反對陳詔所發表之「女權主義者曹雪芹」的種種觀點。

黃易認為《紅樓夢》並不是為創建一個女權政府鳴鑼開道，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地為了鞭撻當朝統治者勵精圖治：

《紅樓夢》的撰寫是為了鞭撻當朝統治者勵精圖治，而不是為了創建一個女權政府鳴鑼開道。用淚和血寫成的《紅樓夢》滿紙脂粉氣，乍看來是覺得在為女子揚眉張目，仔細咀嚼，就會覺出言在此而意在彼，寫女子實為寫男子。³⁷

他從曹雪芹生活的年代來否定《紅樓夢》寓有兩性平等思想的可能：

曹雪芹所生活的年代始值中國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的腹中孕育之時，還不具備實行資本主義民主的物質條件和產生民主主義政體的思想基礎。況且曹雪芹生於深閨之中，長於鐘鳴鼎食之家。垂承祖德，前半生在「錦衣紈

無意對男性主流文化與論述，進行顛覆與對抗，而是採行了一個隱匿與逃避的方式，來使自己得到舒展與自由，它是一個弱勢的男性文人 曹雪芹 將自身處境，投射在同是邊緣存在的女性身上，大觀園亦不過只是社會邊緣論述者的一個虛幻的投射罷了！

³⁴ 歐麗娟：《紅樓夢》中的「五美吟」：開顯女性主體意識的詠嘆調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三期，2000年6月)。

³⁵ 歐麗娟：《紅樓夢》中的「紅杏」與「紅梅」：李紈論 《台大文史哲學報》(第五十五期，2001年11月)。

³⁶ 侯作珍：從賈寶玉的性別認同看《紅樓夢》的反父權意識 《中國文化月刊》，(第264期，2002年3月)。

³⁷ 黃易：「曹雪芹是女權主義者」別論 兼及文壇批評傾斜現象審視 《自貢師專學報 綜合版》，(第4期，1994年)。

褲，飽甘饜美”的養尊處優中。耳濡目染，生活起居無不浸透著封建統治的思想意識，在這種環境裡習染陶鑄，對封建階級必有自發的傾向性。³⁸

黃易簡直是站在社會主義共產思想的立場，把曹雪芹當作尸位素餐的封建階級來批鬥。並且主觀的認為人只能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完全否定人會對所處的環境做思考，也可能突破環境的限制，創造社會文化的進步。他除了忽略明中葉以來，由民間所發展出來的一股與統治階層抗衡的批判勢力，更忽略了在《紅樓夢》一書中並沒有透顯女禍的思想，男子的淫亂既出於自身的主動，女子也沒有奪權，反而是深陷於父權社會所造成的不幸，試問寫一些庸懦無能的男人能給當朝的男性統治者什麼警惕與鼓勵。他很尖銳嚴厲地斥責那些視曹雪芹為女權主義的見解為片面、膚淺、單薄，卻不自省其見解也失於一己之偏。

李之鼎所發表的《紅樓夢》：男性想像力支配的女性世界一文，也是對《紅樓夢》具有女權思想的觀點表示反對，本文從女性主義批評的觀點，對《紅樓夢》這一男性作品提出高度警惕性的檢視，作者從將大觀園視為是父權對女性的審美奴役、被芟夷靈魂的女性和被剔除情與欲的女性三方面來歸納出：

《紅樓夢》的女性世界是男性想像力統治與支配的世界，是男性按照自己的意願與需求對女性的異化與改造，是男性敘述者對女性的文本控制、干涉甚至騷擾。³⁹

作者認為賈寶玉對女兒有的只是性意識，而不是社會性的性別意識，賈寶玉的「女兒崇拜」並未超出父權制意識形態，大觀園是父權制一夫多妻制的審美變構，大觀園的故事是從屬於男性社會意志與男權文化心理的男性白日夢，於是作者做出這樣的結論：

自本世紀以來，尤其是 40 年代以來，評論界關於《紅樓夢》的男女平等和民主主義神話，正是反映出中國文化中男女平等和民主主義的匱乏，也是男權文化對性別壓迫與壓抑具有政治意義的掩蓋與粉飾。⁴⁰

³⁸ 同上。

³⁹ 李之鼎：《紅樓夢》：男性想像力支配的女性世界 《北京經貿大學學報》，(1995 年 6 月)。

⁴⁰ 同上。

如果誠如李之鼎所認為，大觀園是父權一夫多妻制的審美變構，何以《紅樓夢》中所描寫的盡是父權制一夫多妻制下女人所受的苦楚與委屈(如鳳姐平兒和尤二姐間的糾葛)，而不是用幸福和樂的景象來說服女性安於這樣的婚姻制，這其中豈不矛盾。「父權集團」並不是以性別來區分，女性有可能因認同於父權的價值、規範而成為父權的共犯，男性也可能「背叛」父權，為受迫害的女性鳴不平，我們不能因《紅樓夢》作者男性的身份，而否定他主張男女平等的可能。

認為《紅樓夢》不具有女權思想的還有由路易絲 愛德華茲著，羅大正譯的《紅樓夢》中的女性 中國清代對女性貞節的規定。此文的作者認為《紅樓夢》仍是以父權標準下的女性貞節觀，將女人二分為純潔與污濁，女神和妓女。而給予女性更深的桎梏與束縛。⁴¹

此篇論文的作者忽略了，賈寶玉對已婚姻女性的否定，並不在於女性的身體因「失了身」而不再清白，而是因為婚姻把女性收編入父權體系，接受了父權價值，使女性的心靈不再清明。他並不是用傳統的貞節觀來檢視女性，否則，司棋與潘又安私會於大觀園的花園中，作者不但沒有譴責司棋為不潔，反而表揚他爭取自主的勇氣、承擔一切的膽識。

我們不可否認《紅樓夢》所透露的女性主義思想尚有許多的不成熟，但我們也不可否認作者對父權社會中女性問題的關注、對女性所受的不平而不平。

(三)小結

若以現代女性主義所提倡爭取女性權益的內容來看，《紅樓夢》的思想內容離女權運動尚有很大的距離，身處二百年前的曹雪芹雖對當時女性的境遇深感不平而同情，但他可能無法想像有一天女人也能和男人平起平坐、同上學校受教育、同出外工作擁有自食其力的經濟能力，同在社會上的各個領域馳騁展才。曹雪芹筆下的女人還是一群被困於閨閣，受父權宰弄的可憐女性，《紅樓夢》也沒有標舉出解決女性問題的具體主張。但若以此來否定《紅樓夢》在中國女性解放發展上的意義，卻又失之公允。因為若沒有對女性受害情況的關注，將之曝露呈

⁴¹ 路易絲 愛德華茲著，羅大正譯：《紅樓夢》中的女性 中國清代對女性貞節的規定 《東庄師專學報》(第一期，1994年)。

現出來，視為一種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就沒有繼之而起解決問題的行動。沒有對女性才能的肯定，打破傳統以來對女性的矮化，女性也無由爭取該有的權益。

《紅樓夢》對女性「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的同情，與「巾幗更勝鬚眉」見解的提出，以現代女性主義的眼光來看仍是深具意義的。

以上所舉諸文雖有認同《紅樓夢》寓有進步的兩性思想，但有些是籠統概略的說，道其然而未道其所以然；有的僅取一部分來說，未能就整部作品抽絲剝繭，一一指陳《紅樓夢》是如何曝現了父權制下女性被壓迫的情形，探討是那些制度造成女人的痛苦與不幸，質疑父權社會所用以規範女人之禮教的合理性，以喚醒大家對女性問題的關注。他打破了那些傳統上對女人的成見與限制，從那些方面來讚揚女性、肯定女性，給女性一個發揮的舞臺——大觀園，讓女性盡情做人，做一個自信快樂的人。

故本文欲以現代的女性主義觀點來定位《紅樓夢》的價值，先歸納出《紅樓夢》呈現了那些對女性不公平的父權制度，再列述曹雪芹從那幾個方面肯定了女性的才能識見，某些想法甚至與現代女性主義的精神有所契合，也將隨文提出。